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遊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

話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，氣方漸平。三五日後，疼痛雖愈，傷痕未平，只裝病在家，愧見親友。展眼已到□月，因有各舖面夥計內有算年賬要回家的，少不得家裡治酒餞行。內有一個張德輝，自幼在薛蟠當舖內攬總，家內也有了二三千金的過活，今歲也要回家，明春方來。因說起：「今年紙箔香料短少，明年必是貴的。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，當舖裡照管，趕端陽前，我順路就販些紙箔香扇來賣。除去關稅花消，稍亦可以剩得幾倍利息。」薛蟠聽了，心下忖度：「如今我挨了打，正難見人，想著要躲避一年半載，又沒處去躲，天天裝病，也不是常法兒。況且我長了這麼大，文不文，武不武，雖說做買賣，究竟戩子、算盤，從沒拿過；地土風俗，遠近道路，又不知道。不如也打點幾個本錢，和張德輝逛一年來。賺錢也罷，不賺錢也罷，且躲躲羞去。二則逛逛山水，也是好的。」心內主意已定，至酒席散後，便和氣平心，與張德輝說知，命他等一二日，一同前往。

晚間，薛蟠告訴他母親。薛姨媽聽了，雖是喜歡，但又恐他在外生事，花了本錢，倒是末事。因此，不叫他去，只說：「你好歹跟著我，我還放心些。況且也不用這個買賣，等不著這幾百銀子使。」薛蟠主意已定，那裡肯依？只說：「天天又說我不知世務，這個也不知，那個也不學；如今我發狠把那些沒要緊的都斷了，如今要成人立事，學習買賣，又不准我了！叫我怎麼樣呢？我又不是個丫頭，把我關在家裡，何日是個了手？況且那張德輝又是個有年紀的，僑們和他是世家，我問他，怎麼得有錯？我就有一時半刻不好的去處，他自然說我勸我。就是東西貴賤行情，他是知道的，自然色色問他，何等順利？倒不叫我去！過兩日，我不告訴家裡，私自打點了走！明年發了財回來，纔知道我呢！」說畢，賭氣睡覺去了。

薛姨媽聽他如此說，因和寶釵商議。寶釵笑道：「哥哥果然要經歷正事，倒也罷了；只是他在家裡說著好聽，到了外頭，舊病復發，難拘束他了。——但也愁不得許多。他若是真改了，是他一生的福；若不改，媽媽也不能又有別的法子。一半盡人力，一半聽天罷了。這麼大人了，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，出不得門，幹不得事，今年關在家裡，明年還是這個樣兒。他既說的名正言順，媽媽就打量著，丟了一千八百銀子，竟交與他試一試。橫豎有夥計幫著他，也未必好意思哄騙他的。二則他出去了，左右沒了助興的人，又沒有倚仗的人，到了外頭，誰還怕誰？有了的吃，沒了的餓著，舉眼無靠，他見了這樣，只怕比在家裡省了事也未可知。」薛姨媽聽了，思忖半晌，道：「倒是你說的是。花兩個錢，叫他學些乖來也值。」商議已定，一宿無話。

至次日，薛姨媽命人請了張德輝來，在書房中，命薛蟠款待酒飯。自己在後廊下，隔著窗子，千言萬語，囑託張德輝照管照管。張德輝滿口應承，吃過飯，告辭，又回說：「□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，大世兄即刻打點行李，僱下騾子，□四日一早就長行了。」薛蟠喜之不盡，將此話告訴了薛姨媽。

薛姨媽和寶釵香菱並兩個年老的嬾嬾，連日打點行裝，派下薛蟠之奶公老蒼頭一名，當年諳事舊僕二名，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廝二名。主僕一共六人。僱了三輛大車，單拉行李使物，又僱了四個長行騾子。薛蟠自騎一匹家內養的鐵青大走騾，外備一匹坐馬。諸事完畢，薛姨媽寶釵等連夜勸戒之言，自不必備說。

至□三日，薛蟠先去辭了他母親，然後過來辭了賈宅諸人，賈珍等未免又有餞行之說，也不必細述。至□四日一早，薛姨媽寶釵等直同薛蟠出了儀門，母女兩個，四隻眼看他去了，方回來。

薛姨媽上京帶來的家人不過四五房，並兩三個老嬾嬾、小丫頭，今跟了薛蟠一去，外面只剩了一兩個男子。因此，薛姨媽即日到書房將一應陳設玩器並簾帳等物，盡行搬進來收貯，命兩個跟去的男子之妻，一並也進來睡覺。又命香菱將他屋裡也收拾嚴緊，「將門鎖了，晚上和我去睡。」寶釵道：「媽媽既有這些人作伴，不如叫姜姐姐和我作伴去。我們園裡又空，夜長了，我每夜做活，越多一個人，豈不越好？」薛姨媽笑道：「正是，我忘了，原該叫他和你去纔是。我前日還和你哥哥說：文杏又小，到三不著兩的；鶯兒一個人，不夠伏侍的。還要買一個丫頭來你使。」寶釵道：「買的不知底裡，倘或走了眼，花了錢事小，沒的淘氣。倒是慢慢打聽著，有知道來歷的，買個還罷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衾褥粧奩，命一個老嬾嬾並臻兒送至蘅蕪院去，然後寶釵和香菱纔同回園中來。

香菱向寶釵道：「我原要和太太說的，等大爺去了，我和姑娘做伴去。我又恐怕太太多心，說我貪著園裡來玩，誰知你竟說了！」寶釵笑道：「我知道你心裡羨慕這園子，不是一日兩日的了，只是沒有個空兒。每日來一趟，慌慌張張的，也沒趣兒，所以趁著機會，越發住上一年，我也多個做伴的，你也遂了你的心。」香菱笑道：「好姑娘！趁著這個工夫，你教給我做詩罷！」寶釵笑道：「我說你『得隴望蜀』呢。我勸你且緩一緩。今兒頭一日進來，先出園東角門，從老太太起，各處各人，你都瞧瞧，問候一聲兒，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搬進園來。若有提起因由兒的，你只帶口說我帶了你進來做伴兒就完了。回來進了園，再到各姑娘房裡走走。」

香菱應著，纔要走時，只見平兒忙忙的走來。香菱忙問了好，平兒只得陪笑相問。寶釵因向平兒笑道：「我今兒把他帶了來做伴兒，正要回你奶奶一聲兒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姑娘說的是那裡的話？我竟沒話答言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這纔是正理。『店房有個主人，廟裡有個住持。』雖不是大事，到底告訴一聲，就是園裡坐更上夜的人，知道添了他，他們也好關門候戶的了。你回去就告訴一聲罷，我不打發人說去了。」平兒答應著，因又向香菱道：「你既來了，也不拜拜街坊去嗎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我正叫他去呢。」平兒道：「你且不必往我們家去。二爺病了在家裡呢。」香菱答應著去了，先從賈母處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平兒見香菱去了，就拉寶釵悄悄說道：「姑娘可聽見我們的新聞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我沒聽見新聞。因連日打發我哥哥出門，所以你們這裡的事，一概不知道，連姐妹們這兩天沒見。」平兒笑道：「老爺把二爺打的動不得，難道姑娘就沒聽見嗎？」寶釵道：「早起恍惚聽見了一句，也信不真。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，不想你來。又是為了什麼打他？」

平兒咬牙罵道：「都是那什麼賈兩村，半路途中，那裡來的餓不死的野雜種！認了不到□年，生了多少事出來！今年春天，老爺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幾把舊扇子，回家來，看家裡所有收著的這些好扇子，都不中用了，立刻叫人各處搜求。誰知就有個不知死的冤家，混號兒叫做石頭獸子，窮的連飯也沒的吃，偏偏他家就有二□把舊扇子，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。二爺好容易煩了多少情，見了這個人，說之再三，他把二爺請了到他家裡坐著，拿出這扇子來略瞧了一瞧。據二爺說，原是不能再得的，全是湘妃棕竹，麋鹿玉竹的，皆是古人寫畫真跡。回來告訴了老爺，便叫買他的，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。偏那石頭獸子說：『我餓死，凍死，一千兩銀子一把，我也不賣！』老爺沒法了，天天罵二爺沒能為。已經許他五百銀子，先兌銀子，後拿扇子，他只是不賣，只說：『要扇子先要我的命！』姑娘想想，這有什麼法子？誰知那兩村——沒天理的——聽見了，便設了法子，訛他拖欠官銀，拿他到了衙門裡去，說：『所欠官銀，變賣家產賠補！』把這扇子抄了來，做了官價送了來！那石頭獸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。老爺問著二爺說：『人家怎麼弄了來了？』二爺只說了一句：『為這點子小事，弄的人家傾家敗產，也不算什麼能為。』老爺聽了就生了氣，說二爺拿話堵老爺呢。——這是第一件大的。過了幾日，還有幾件小的，我也記不清，所以都湊在一處，就打起來了。也沒拉倒用板子棍子，就站著，不知他拿什麼東西，打了一頓，臉上打破了兩處。我們聽見姨太太這裡有一種藥，上棒瘡的，姑娘尋一丸給我呢。」

寶釵聽了，忙命鶯兒去找了兩丸來與平兒。寶釵道：「既這樣，你去替我問候罷，我就不去了。」平兒向寶釵答應著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香菱見了眾人之後，吃過晚飯，寶釵等都往賈母處去了，自己便往瀟湘館中來。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了，見香菱也進園來住，自是喜歡。香菱因笑道：「我這一進來了，也得空兒，好歹教給我做詩，就是我的造化了！」黛玉笑道：「既要學做詩，你就拜我為師。我雖不通，大略也還教的起你。」香菱笑道：「果然這樣，我就拜你為師，你可不許膩煩的。」黛玉道：「什麼難事，

也值得去學？不過是起承轉合。當中承轉，是兩副對子：平聲的對仄聲；虛的對實的，實的對虛的。若是果有了奇句，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。」

香菱笑道：「怪道我常弄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，又有對的極工的，又有不對的；又聽見說，『一三五不論，二四六分明，』看古人的詩上，亦有順的，亦有二四六上錯了的；所以天天疑惑。如今聽你一說，原來這些規矩竟是沒事的，只要詞句新奇為上。」黛玉道：「正是這個道理。詞句究竟還是末事，第一是立意要緊。若意趣真了，連詞句不用修飾，自是好的：這叫做『不為辭害意』。」

香菱道：「我只愛陸放翁的『重簾不捲留香久，古硯微凹聚墨多』，說的真切有趣！」黛玉道：「斷不可看這樣的詩。你們因不知詩，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。一入了這個格局，再學不出來的。你只聽我說：你若真心要學，我這裡有《王摩詰全集》，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，然後再讀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，次之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。肚子裡先有了這三個人做了底子，然後再把陶淵明、應、劉、謝、阮、庾、鮑等人的一看。你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，不用一年工夫，不愁不是詩翁了！」香菱聽了，笑道：「既這樣，好姑娘，你就把這書給我拿出來，我帶回去，夜裡念幾首也是好的。」黛玉聽說，便命紫鵲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來，遞與香菱，道：「你只看有紅圈的，都是我選的，有一首念一首。不明白的，問你姑娘；或者遇見我，我講與你就是了。」

香菱拿了詩，回至蘅蕪院中，諸事不管，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。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，他也不睡。寶釵見他這般苦心，只得隨他去了。

一日，黛玉方梳洗完了，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，又要換杜律。黛玉笑道：「共記得多少首？」香菱笑道：「凡紅圈選的，我盡讀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可領略了些沒有？」香菱笑道：「我倒領略了些，只不知是不是，說給你聽聽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正要講究討論，方能長進。你且說來我聽聽。」香菱笑道：「據我看來，詩的好處，有口裡說不出來的意思，想去卻是逼真的；又似乎無理的，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這話有了些意思，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？」

香菱笑道：「我看他《塞上》一首，內一聯云：『大漠孤煙直，長河落日圓』。想來煙如何直？日自然是圓的，這『直』字似無理，『圓』字似太俗。合上書一想，倒像是見了這景的。要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，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。再還有『日落江湖白，潮來天地青』，這『白』『青』兩個字，也似無理。想來必得這兩個字纔形容的盡，念在嘴裡，倒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似的。還有『渡頭餘落日，墟裡上孤煙』，這『餘』字合『上』字，難為他怎麼想來！我們那年上京來，那日下晚便挽住船，岸上又沒有人，只有幾棵樹，遠遠的幾家人家作晚飯，那個煙竟是青碧連雲。誰知我昨兒晚上看了這兩句，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。」

正說著，寶玉和探春來了，都入座聽他講詩。寶玉笑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也不用看詩。會心處不在遠，聽你說了這兩句，可知『三昧』你已得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說他這『上孤煙』好，你還不知他這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來。我給你這一句瞧瞧，更比這個淡而現成。」說著，便把陶淵明的「曖曖遠人村，依依墟裡煙」翻了出來，遞給香菱。香菱瞧了，點頭歎賞，笑道：「原來『上』字是從『依依』兩個字上化出來的！」

寶玉大笑道：「你已得了，不用再講；要再講，倒學離了。你就做起來了，必是好的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明兒我補一個東來，請你入社。」香菱道：「姑娘，何苦打趣我？我不過是心裡羨慕，纔學這個玩罷了。」探春黛玉都笑道：「誰不是玩？難道我們是認真做詩呢？要說我們真成了詩，出了這園子，把人的牙還笑掉了呢！」寶玉道：「這也算自暴自棄了。前兒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畫兒，他們聽見僂們起詩社，求我把稿子給他們瞧瞧，我就寫了幾首給他們看看。誰不是真心歎服？他們抄了刻去了。」探春黛玉忙問道：「這是真話麼？」寶玉笑道：「說謊的是那架上鸚哥！」黛玉探春聽說，都道：「你真真胡鬧！且別說那不成詩，便成詩，我們的筆墨，也不該傳到外頭去！」寶玉道：「這怕什麼？古來閨閣中筆墨不要傳出去，如今也沒人知道呢。」

說著，只見惜春打發了人畫來請寶玉，寶玉方去了。香菱又逼著換出杜律，又央黛玉探春二人：「出個題目，讓我謫去，謫了來，替我改正。」黛玉道：「昨夜的月最好，我正謫一首，未謫成。你就做一首來。□四寒的韻，由你愛用那幾個字去。」

香菱聽了，喜的拿著詩回來，又苦思一回，做兩句詩；又捨不得杜詩，又讀兩首；如此茶飯無心，坐臥不定。寶釵道：「何苦自尋煩惱？都是顰兒引的你，我和他算賬去。你本來默頭默腦的，再添上這個，越發弄成個默子了！」香菱笑道：「好姑娘，別混我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做了一首先給寶釵看了。笑道：「這個不好，不是這個做法。你別害臊，只管拿了給他瞧去，看他是怎麼說。」

香菱聽了，便拿了詩找黛玉。黛玉看時，只見寫道是：

月桂中天夜色寒，清光皎皎影團團。詩人助興常思玩，野客添愁不忍觀。

翡翠樓邊懸玉鏡，珍珠簾外掛冰盤。良宵何用燒銀燭？晴彩輝煌映畫欄。

黛玉笑道：「意思卻有，只是措詞不雅。皆因你看的詩少，被他縛住了。把這首詩丟開，再做一首。只管放開膽子去做。」

香菱聽了，默默的回來。越發連房也不進去，只在池邊樹下，或坐在山石上出神，或蹲在地下掘地。來往的人都詫異。李紈、寶釵、探春、寶玉等聽得此言，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，瞧著他笑。只見他皺一回眉，又自己含笑一回。寶釵笑道：「這個人定是瘋了！昨夜嘟嘟囔囔，直鬧到五更纔睡下。沒一頓飯的工夫，天就亮了，我就聽見他起來了，忙忙碌碌梳了頭，就找顰兒去。一回來，就默了一天，做了一首也不好，自然這會子另做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正是『地靈人傑』！老天生人，再不虛賦情性的。我們成日歎說：可惜他這麼個人竟俗了！誰知到底有今日！可見天地至公。」寶釵聽了，笑道：「你能夠像他這苦心就好了。學什麼，有個不成的嗎？」寶玉不答。只見香菱興興頭頭的，又往黛玉那邊來了。

探春笑道：「僂們跟了去，看他有些意思沒有。」說著，一齊都往瀟湘館來。只見黛玉正拿著詩和他講究呢。眾人因問黛玉做的如何。黛玉道：「自然算難為他了，只是還不好。這一首過於穿鑿了，還得另做。」眾人因要詩看時，只見做道是：

非銀非水映窗寒，試看晴空護玉盤。淡淡梅花香欲染，絲絲柳帶露初乾。

只疑殘粉塗金砌，恍若輕霜抹玉欄。夢醒西樓人跡絕，餘容猶可隔簾看。

寶釵笑道：「不像吟月了。月字底下添一個『色』字，倒還使得。你看句句倒像是月色。——也罷了，原是詩從胡說來。再遲幾天就好了。」

香菱自為這首詩妙絕，聽如此說，自己又掃了興，不肯丟開手，便要思索起來。因見他姐妹們說笑，便自己走至階下竹前，挖心搜膽的，耳不旁聽，目不別視。一時，探春隔窗笑說道：「菱姑娘，你閒閒罷。」香菱怔怔答道：「『閒』字是□五刪的，錯了韻了。」眾人聽了，不覺大笑起來。寶釵道：「可真詩魔了！都是顰兒引的他！」黛玉笑道：「聖人說：『誨人不倦』。他又來問我，我豈有不說的理？」

李紈笑道：「僂們拉了他往四姑娘屋裡去，引他瞧瞧畫兒，叫他醒一醒纔好。」說著，真個出來，拉他過藕香榭，至暖香塢中。惜春正乏倦，在床上歪著睡午覺，畫繡立在壁間，用紗罩著。眾人喚醒了惜春，揭紗看時，□停方有了三停。見畫上有幾個美人，因指香菱道：「凡會做詩的都畫在上頭，你快學罷。」說著，玩笑了一回，各自散去。

香菱滿心中正是想詩，至晚間，對燈出了一回神，至三更以後，上床躺下，兩眼睜睜，直到五更，方纔朦朧睡著了。

一時天亮，寶釵醒了，聽了一聽，他安穩睡了，心下想：「他翻騰了一夜，不知可做成了？這會子乏了，且別叫他。」正想著，只見香菱從夢中笑道：「可是有了！難道這一首還不好嗎？」寶釵聽了，又是可歎，又是可笑。連忙叫醒了她，問他：「得了什麼？你這誠心，都通了仙了。學不成詩，弄出病來呢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梳洗了，和姐妹往賈母處來。

原來香菱苦志學詩，精血誠聚，日間不能做出，忽於夢中得了八句。梳洗已畢，便忙寫出，來到沁芳亭，只見李紈與眾姐妹方從王夫人處回來，寶釵正告訴他們，說他夢中做詩，說夢話。眾人正笑，抬頭見他來了，就都爭著要詩看。要知端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